

做菜正如做人。当你有了一身膘，那你最好注意一点，恭敬、谦卑和低调是你最佳生活态度，一个胖子，还自我张扬、颐指气使、手舞足蹈、飞扬跋扈，这个样子到底好不好看？顺眼不顺眼？就算谁都不过脑子不走心，你的油腻与过分，也是大众最基本印象分。我比喻的是做菜，也是比喻所谓事业有成、志得意满的人，是那些膏肥脂厚的大肉大鱼，偏偏还用土豪金餐具堆砌。我真不歧视胖子。现实众生，无论高矮胖瘦，存在即合理。我自己也曾胖过。明天我还有可能胖。我们人人都有可能起起落落，那都只能用一声叹息，都不过这里写的了。

## 荤菜素做 素菜荤做

池莉

近日我成功做了一盘粉蒸肉，颇有感慨。是年底将近，寒风冷雨袭来，又疫情绵延不去，今年一年以来，饮食方面，没有什么心思去精耕细作，总是尽量吃简单，总是尽量不去人多的超市。这一天忽然



冷眼热心

说做就做。做，那就还是要做正宗沔阳三蒸。我预订了本市最好品牌的带皮五花肉，选购了沔阳粉蒸肉的香米粉和红曲腐乳汁。肉品到手，喜出望外：一般五花肉，肥瘦相间有三层，传说中极品五花肉一共有十层，但一直也只是一个传说，而我这一次，到手居然是五层的五花肉，相比外面价格，贵到不要不要的，也挥挥手豪迈地认了。底菜我就更加精心了，选用了洁白细腻的本地小芋头。蒸菜的餐具，也就不可粗心大意了，我选用了朴实无华的隆昌骨瓷。笼蒸两小时，一只托盘端上桌，一大盘流光溢彩的粉蒸肉，鲜亮耀眼的醉枣色，搭配稳重的骨色

## 手工灭虫

安武林

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手工二字成了一道亮丽的商品招牌。手工衬衣、手工鞋子、手工铁锅，手工饺子……旧时代工艺水平的落后，人们不得不辛辛苦苦用手工制作。好不容易科技进步了，人们轻松了，让手清闲一下，变成机械制造、电子制造，突然之间，手工制作又犹如母乳喂养孩子一样，总比奶粉来得可靠。

我是在窗外的公共花园里想到“手工”二字的，一边想，一边笑。窗外这两分多的公共绿地由我来照顾，我装扮成了花园，种养了六十多种植物，木本、草本、灌木、藤本，各种各样。尤其以月季为盛。我种了两盆蔷薇，虽然人人都说扦插效果好，但我却是用种子播种出来的。那叶子娇嫩无比，柔弱无比，犹如刚长出来的韭菜一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月季、蔷薇，叶子大片大片被什么东西吞噬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小枝条。

我很恼火，但又找不到是什么虫子吞噬掉的。如找不到祸害的根源，一株株月季，还有这两盆蔷薇，都将面临着灭顶之灾。这样下去可不行呀，我忧心忡忡。

有一天，我蹲在蔷薇花盆旁边，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去寻找，寻找虫子



蛛丝马迹。

突然，在一片被咬的只剩半片叶子的边缘，看见一只攀附在上面的一小青虫。哎哟，这颜色，绿的和叶子的颜色一模一样。这保护色，绝了。如不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去寻找，根本看不见这家伙。但在另一株月季上，我发现了十几条小虫，月季的叶子被吞噬得七零八落，惨不忍睹。我怒不可遏，决定消灭它们。如何灭呢？喷药是不可靠的，前一阶段消灭小蚜虫，喷药时候，把我的牛蒡叶子全烧死了。也许不得法吧。突然之间，我想到了“手工”二字，自己先忍不住在花园里狂笑一通。得，我来个手工灭虫吧。我用叶子轻轻地把手小青虫一裹，两个手指一捏，嘿，小青虫顿时变成了一股绿水。也许，这

深秋，天有了深深的凉意，夕阳在粉红的乱草后落下，世界一片迷茫，这便算是初见了。粉黛乱子草，我记住了你的名字。令人意想不到，几年后它成了时髦，荒滩野地种上一片，便会吸引一大批阿姨妈妈拍照留影，然后发至朋友圈，朋友圈为粉黛乱子草招来新的粉丝并以内卷的力量带来更多的粉丝，眼看着粉红渐渐成势，最终成为一个节——粉黛网红节。

粉黛乱子草属多年生暖季型草本，原产地在南美，是南美洲大草原常见的草种。粉黛乱子草株高可达30-90厘米，宽可达60-90厘米。顶端呈拱形，绿色叶片纤细。草的顶端会有云雾状粉色花絮，成片种植可呈现出粉色云雾海洋的壮观景色，景观可由9

很残忍，这很血腥，这很暴力，但它吞噬蔷薇的叶子不残忍、不血腥、不暴力吗？我知道，它们是以叶子为食的，不让它们吞噬叶子它们也活不下去。大自然本身就是残酷的，犹如人类一样，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，我们要想活下去，必须得以牺牲其他生命才能维持生存。在蔷薇和小青虫之间，我必须选择一种，牺牲一种，那么，我只能选择蔷薇，牺牲小青虫。

我很喜欢看欧美西部片，在那个曾经混乱的年代，法律、秩序、正义还不存在的时候，对付邪恶，对付暴徒，只能以暴制暴。正义的暴力是对邪恶的惩罚，是对有犯罪念头之人的震慑。在和平的年代，有法律，有正义，但邪恶的暴力依然存在。如果暴徒在打我们右脸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左脸迎上去，那么，见义勇为和打抱不平的正义感便无立身之地了。道德，应该永远是站在正义这一方的。

月份一直持续至11月中旬，观赏效果极佳。

粉黛乱子草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入侵者，植物的入侵由来已久，大多数都是有益无害的举动，霸凌的入侵者很少能见到，但却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这一点与人类社会有点相似。植物世界会相互妥协，有些会易地而居，有些会推迟花期。总之，一切好商量。

每一株草都有它的学名——苜蓿、狗尾草、马唐等，对这些草科类植物我们所知并不多，作为科学，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作物，目的也仅止

餐盘，显出妥妥的恭敬与谦卑，怎么看怎么和谐，怎么看怎么养眼，又怎么看怎么低调奢华。

素菜呢，我偏偏采用精致的景德镇青花，或是阔气的景德镇金边。当你是白菜萝卜，当你一身素净淡雅，当你清贫，当你普通，你就应该鞍马整齐，不卑不亢，志气满满。我的小青菜，是要配平菇的。我的胡萝卜，是要配黑木耳的。白萝卜则配上等海米。上汤菠菜的配料是瘦肉碎、皮蛋、草菇，再有高汤更完美。这就是我的素菜，搭配尽用山珍海味，道道菜也都是相得益彰，这好比做人了。素菜当然也经常清炒与蒜茸，这是另一种风格，清爽与干净是第一要义，这好比做人了；做人做到一清二白，大不易！

于是乎我想说，做人犹如做菜。平日因为种种原因，如果没有时间做菜，只是混个肚饱，那也可以是普通随便的家常菜。家常菜经常就是炒杂烩、煮烂炖，往米饭上一扣，叫盖浇饭；往面条上一扣，叫盖浇面，这叫随便。“吃随便”的境界是粗放与潇洒，在家别装蒜，别放不下仪式感，就算你高官厚禄腰缠万贯，就算你拥有N套爱马仕，你也就只是需要优衣库而已：全棉、宽大、轻松。管它杂烩、烂炖或清炒，吃嘛嘛香。原则只有一条：对自己，要真爱。一餐一饮，健康至上，吃随便，也切切把好食材关，关键是你懂真爱？

我喜欢做菜，喜欢琢磨烹饪，喜欢表象与内容由此及彼、由彼及此；海阔天空，尽情遐想。我还奢望自己能够时常收获烹饪新经验，刺激大脑皮层，活跃自由思想，创造出新菜品。这是做菜，这也是做人，这还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份劳作。

今年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如妖魔鬼怪，四处肆虐，堵住了新加坡人出国旅行的所有通道。

备受打击的旅游业，纷纷本着“危机就是转机”的信念，推出全新的营业概念，希望能出奇制胜，渡过难关。

以新加坡航空公司为例，迄今为止，已经裁员数千人，几乎所有的飞机都停飞了。为了开源，最近，有关方面开放了两架世界上最大的A380双层超级客机，为国人提供了在机舱里享用午餐的机会。餐食共分成套房舱、商务舱、优选经济舱和经济舱四种，价格由每人50新币（折合人民币250元）至每位600新币（折合人民币3000元）不等。

凡报名用餐者，都必须在指定的时段里，携带护照提前到机场去办理登机手续，同时，还得通过常规的安全检查，才得以登上机舱。

这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，立马吸引了好几百个人报名，反应热烈。正当报名者兴高采烈地讨论机舱各大家系列的美食时，我却听闻了一个与食

物无关的小故事，展示了暖人心脾的夫妻情。

上个星期的某一天，机场出现了一对夫妻。58岁的妻子，小心地搀扶着78岁的丈夫，拿着护照，在柜台登记，再通过多道安检之后，双双入闸。

妻子花了600新币报名，然而，她真正的目的却不是要在那好似“石鸟”一般的机舱里享受一顿美食，她是为了替结婚长达29载而相濡以沫的老伴完成最后的一个心愿。

他的体内因而好似潜伏着一个定时炸弹，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他在两年前又罹患了失智症，糊里糊涂，成天丢三落四，日子过得混沌沌沌。他甚至连认不得眼前照顾他的人；可对马来西亚的亲人却念兹在兹，他渴望回家乡。

近日，他食不下咽，体重直线下降。妻子知道年近八旬的他时日无多了，愈拖延，回乡的希望也就愈加渺茫，她的心，时时刻刻为焦灼煎熬着；然而，疫情不去，空路和陆路全都堵死了，寸步难



养马小官弼马温 大闹天宫孙悟空 弼马温（设色纸本）朱刚

移啊！想来想去，她终于下了一个决心——她要带他坐一趟“不会飞”的飞机，为他“实现”那个最后的愿望。

这天，夫妻俩翘翘翘地步入商务机舱，坐在预订的机位上，系上了安全带。

妻子在他耳边温柔地说：“我们快要乘飞机回返故乡了，亲人们都在等着你呢！”

他的世界很小，他的世界也很大。小小的世界里，装着

的是他返乡省亲那个卑微的愿望；大大的世界里，装着的是他源远流长的、血液于水的乡情——那是一份他即使忘了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忘记的情愫。

机舱里，传来了机务人员的提示：“飞机即将起飞了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。”笑意像是缝隙里的水，由他密密麻麻的皱纹渗出来，漾到双颊、漾到下巴，他看起来就像是一颗快乐的胡桃。家乡，就近在咫尺了呀，他能不高兴吗？

飞机自始至终在停机坪上伫立不动，可是，他的心，却在蓝空里高高地翱翔着、翱翔着，飞向故乡、飞向亲人……

## 最后的愿望

（新加坡）尤今



走路的云

## 读书自成风景

张家鸿

当下于公共场合中举目所见，多是埋首摆弄手机或平板电脑的，或是读着当日的报纸浏览着最新的资讯，鲜有拿着书细细品读的。读书是世俗中一道让人难以忘怀的风景，偶尔有幸一见，总会让我心中激荡起温暖的情愫。在我辈爱书人眼中，这是一道值得流连、让人常常回味的风景。

在我看来，拥有气质具备涵养的读书人，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风景。回望过去，多少读书人，成为我们如今津津乐道的人物。读书，让他们的生命之光得以绽放，让他们的宽阔襟怀得以延展，让他们的人格魅力得以荡开经久不息的涟漪。前辈们爱书读书的往事，不仅饱含趣味，更树立起一根标杆，让我们在这道风景的流连忘返中受益良多。这因读书而圈定的一帧帧风景，这种异代的呼应与传承，不正是恰如其分地展示着读书的魅力吗？

风景是别人眼中的，也应当是自己眼里的。自己，亦可以成为自己眼中的风景。随着时光推移，读过的书在书房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，读书的速度再快也比不过买书的速度。读过的书，是

现实的触手可及。不管现实允许读多少书，我总是知足常乐。换句话说，经我眼的书才是真正充实我内心、丰盈我精神的活水。一直购买却未经我眼的书，其实更多的是我对书的奢望、痴迷之情的流露。它们一直在架上静静地等着我。

而我更多的只能是对它们的片刻凝视，偶尔的翻翻摸摸，以慰我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。有书可读，有书可爱，再不自量力地仿效苏轼立志遍读人间书那样发一番宏愿，我的人生已倍感知足。

在阅读文史书籍的同时，我也渐渐读些教育类书籍。阅读的越发丰富多元，越能发现读过的那些或厚或薄的书，都是应该被珍藏心间的。因为，我实在无法厘清经我之口、经我之手说出或写下的若千恳切又真挚的文字，与我读过的哪一本书有直接关联。

在日日进行的读与写中，自我的风景已悄然形成，风格愈发鲜明。别人眼里的我，若是与书日日相伴且有一种书卷气，于我来讲何其幸运。与书相伴不仅是自我的兴趣，还是别人的真诚期待。那么，废书长叹必是无稽之谈。

于实用，身而为草，所起的作用不外乎引发诗人感慨，又或者引发弱者的悲鸣。时值今日，花的交流不仅频繁还很隆重，虽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，譬如矮脚牵牛似乎是迷，瑞士草好像不能称草，白色露珠草忘记曾在何处见过。

曾经在东非见过大草原，旱季的草略带枯黄，毫无目的地茂盛，无边无际，只有当远处出现一棵金合欢树，或者出现一个山口，草才成为一种对应的存在。站在山坡远眺，草，低矮却无限地蔓延。虚眼望去，整体的绿色在纵向与扩散的平面之间形成了新的视觉张力，

## 事关粉黛乱子草的入侵

墨菲先

粉黛乱子草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入侵者，植物的入侵由来已久，大多数都是有益无害的举动，霸凌的入侵者很少能见到，但却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这一点与人类社会有点相似。植物世界会相互妥协，有些会易地而居，有些会推迟花期。总之，一切好商量。

每一株草都有它的学名——苜蓿、狗尾草、马唐等，对这些草科类植物我们所知并不多，作为科学，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农作物，目的也仅止

## 十日谈

霜艳 责编：林明杰

明起请看一组《南方有清疏》，责任编辑：杨晓晖。



夜光杯